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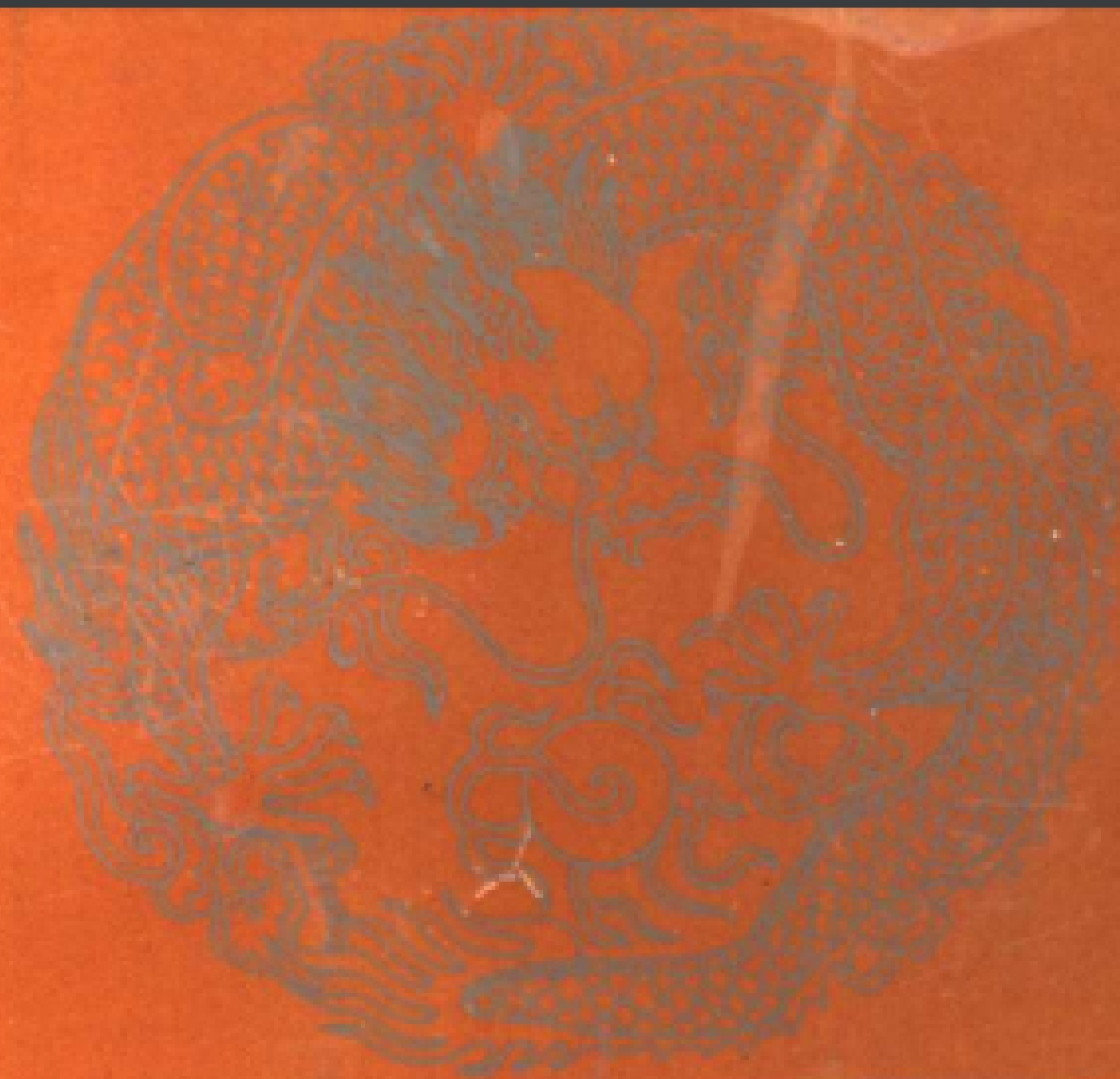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宋朝开国演义

「清」吴璿 编著



出版社

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

- ☐ 秦朝开国演义
- ☐ 西汉开国演义
- ☐ 东汉开国演义
- ☐ 西晋开国演义
- ☐ 隋朝开国演义
- ☐ 唐朝开国演义
- ☐ 宋朝开国演义
- ☐ 元朝开国演义
- ☐ 明朝开国演义
- ☐ 清朝开国演义

〔清〕吴璿 编著

朱有志 秦磊 点校

宋朝开国演义

中国历朝开国演义

三秦出版社

出版前言

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历史，历经十多个统一王朝。其间出现的英雄人物难以数计，而各王朝的开国帝王，则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。这些开国帝王，生于乱世，明了天下大势，颇能识人，身边自然围绕着一群能谋善断的智星，敢作敢为的好汉，征南闯北，指东打西，开创了一朝天下。大凡各王朝开创时期，因经过战乱，君臣上下都较为清醒，政治比较清明，能够体恤民力，轻徭薄赋，休养生息。吏治比较严明，各级官吏尚能廉洁奉公。人民有了较宽松的生活环境，生产得以发展，社会稳定。因此，各开国帝王，历来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。为了用文学作品集中再现各王朝开国创业的过程，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，增强民族自豪感，我们组织了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。

《中国历朝开国演义丛书》选取自秦朝以来的十个封建统一王朝，即秦、西汉、东汉、西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分为10种，作两辑出版。第一辑五种选取古人作品，为《西汉开国演义》、《唐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元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明朝开国演义》。这些作品，集

中刻划了各开国帝王的英雄形象，描写了他们开国创业的历史过程，富有浓厚的民间传奇色彩。但由于作者时代和立场的局限，书中也夹杂有君权神授等封建迷信的思想内容，希望广大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。第二辑为《秦朝开国演义》、《东汉开国演义》、《西晋开国演义》、《隋朝开国演义》、《清朝开国演义》五种，因没有选到合适的版本，我们组织了有深厚史学基础并有文学功底的学者专家撰写，力争文情并茂，能引人入胜。

出版这套丛书是我们开发历史题材的一种尝试，不妥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第一回

苗训设相遇真龙 太祖游春骑泥马

词曰：

世事如棋，从来兴废由天命。任他忠佞，端的难侥幸。
圣主垂裳，勋业昭功令。苍生幸，扫秽除氛，才把江山定。

右调《点绛唇》

话说从古以来，国运递更，皆有定数，治极则乱，乱极则治，一定之理也。天下自唐季以来，五代纷更，数十年间，帝王凡易八姓十三君，僭窃相踵，战争不息。人民有倒悬之苦，将士多汗马之劳。终于立国不长，究非真命之主。

独至大宋圣人，应运而兴。御极以来，削平伪镇，把锦绣江山，奠定十分安固，相传三百年鸿业。历国恁般久长，这也因他神武不杀，仁义居心，所以如此。观其伐南唐时，命曹彬云：“城陷之日，慎勿杀戮；设若困斗，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。”只此数语，便如孟子所谓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矣。然此仁心义闻，虽三尺童子，亦知其为尧舜之君也。不必烦言多赘，只就他未登九五之时，把那三打韩通，禅州结义，这许多事迹表白出来。可以使闻者惊心，观者吐舌，方知英雄举动，迥异庸愚，毕竟有掀天拔地之形，搅海翻江之势。正如暗中指使，冥里施为，诚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诗为证：

龙虎行藏自不同，辉煌事业有奇踪。

时君若肯行仁政，真主如何降九重？

话说后汉高祖皇帝刘智远晏驾之后，太子承祐登基，庙号隐帝。为人懦弱有余，刚断不足。即位以来，虽不能海晏河清，却也算得烽烟消熄，承平日久，世道粗宁。这时有一位先生，姓苗名训，字光义，能知过去未来，善晓天文地理。他奉了师父陈抟老祖之命，下山来，扮做相士模样，遍游天下，寻访真主。那时正在东京汴梁城中，开着相馆，每日间哄动那些争名夺利的人，都来论相。真个挨挤不开，十分闹热。

一日清晨，光义起来开馆，挂了那个“辨鱼龙，定优劣”的招牌。垂帘洒扫已毕，正在闲坐，只见一位青年公子，独自信步进来。光义抬头一看，暗暗吃惊，连连点首。怎见得那人的好相？只见：

尧眉舜目，禹背汤腰。两耳垂肩，棱角分明征厚福；双手过膝，指挥开拓掌威权。面如重枣发光芒，地朝天挺；身似泰山敦厚重，虎步龙行。异相非常，虽道潜龙勿用；飞腾有待，足知垂拱平章。漫夸辟土紫微星，敢比开疆赤帝子。

这人非别，就是那个开三百年基业的领袖，传十八代子孙的班头，姓赵名匡胤，表字元朗，世本涿郡人氏。父亲赵弘殷，现为殿前都指挥之职。母亲杜氏夫人。原来赵弘殷所生三子一女：长匡胤，次匡义，三光美，四玉容小姐。这匡胤之生，因后唐明宗皇帝登极之年，每夜在于宫中，焚香祝天道：“某乃无福，因世大乱，为众所推，愿天早生圣人，为生民之主。”那玉帝感他立念真诚，为君仁爱，即命赤须火龙下降人间，统系治世，生于洛阳夹马营中，赤光满室，营中异香经宿不散，因此父母称他为“香孩儿”。后因石敬瑭拜认契丹为父，借兵篡唐。赵弘殷挈家避乱，于路肩挑二子，遇一异人指说道：“此担中乃二天子也。世上说道无

天子，今日天子一担挑。”因住居于汴梁城双龙巷内，至后汉立朝，弘殷方才出仕。

此时匡胤正当年交一十八岁，生得容貌雄伟，器度豁达，更兼精通武艺，膂力过人。娶妻贺氏金蝉，十分贤淑。那匡胤生性豪侠，又与本郡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结为生死之交。每日在汴梁城中，生非闹事，喜打不平。这日清晨，早起无事，出外闲游，打从相馆门首经过，举步进门，意欲推相。却值苗光义闲坐在此，抬头一见，不觉惊喜道：“此人便是帝王之相。吾昨日排下一卦，应在今日清晨有真主临门，不想果应其兆。”立起身来，往外一张，四顾无人，回身即望匡胤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万岁！小道苗光义，接驾有迟，望乞恕罪！”匡胤一闻此言，不觉大惊道：“你这泼道，想是疯颠的么？怎的发这胡言乱语，是何道理？”光义道：“小道并不疯颠。因见天下汹汹，久无真主，当今后帝亦非命世之姿。特奉师命下山，寻访帝星，今幸得遇，事非偶然。主公实为应运兴隆之主，不数年间，管取身登九五，请主公勿疑。”匡胤听了这一席言语，越然发怒道：“吾把你这疯颠的泼道！这里什么去处，你敢信口胡言！人人道你阴阳有准，祸福无差，据我看来，原来你是捏造妖言，诬民惑众，情殊可恨，理实难容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立起身来，挥袖撩衣，举手便打。只听得：

劈拍连声，咧喇遍室。劈拍连声，椅凳桌台敲折脚；咧喇遍室，琴棋书画打成堆。炉盏帘瓶，那管他古玩时新，着手处西歪东倒；纸墨笔砚，凭着你金镶玉砌，顺性时流水落花。正是一时举手不容情，凭你神仙也退避。

匡胤一时怒起，把相馆中的什物等件，尽都打翻，零星满地。那苗光义见他势头凶猛，一时遮拦不及，只得往后退避。此时过往之人渐渐多了，见是赵舍人在此厮闹，又且不知他的缘故，谁敢上前相劝一声，只好远远的立着观望。

正在喧嚷之际，只见人丛里走出两个豪华公子，进来扶住了匡胤，说道：“大哥，为着何事，便这等喧闹？”匡胤回头看时，乃是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，便道：“二位贤弟！不必相劝，我还须打这泼道！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不可造次！有话可与小弟们说知，我等好与你和解。”匡胤悄悄的说道：“我来叫他相面，谁知他一见愚兄，便称什么‘万岁’。这里輶轳之下，岂可容他胡言乱语！倘被别人听着，叫愚兄怎的抵当？”张光远道：“大哥，你也是呆的，量这个疯颠的道人，话来无凭无据，由他胡乱，自有凶人来驱除他的，你何必发怒，与他一般见识？”罗彦威道：“目今世上的医卜星相，都是专靠这些浮词混话，奉承得心窝儿十分欢喜，便好资财入手，满利肥身。这是骗人的迷局，都是如此。你我不入他的局骗，也就罢了，闹他则甚？俺弟兄闲在这里，且往别处去消遣片时，倒是赏心乐事，何必在此攘这空气？”说罢，两个拉了匡胤的手，往外便走。

那苗光义见匡胤去了，即忙出来，走至街坊，又叫道：“三位且留贵步！我小道还有几句言语奉嘱，幸垂清听。”遂说道：

此去休要入庙堂，一时戏耍见灾殃。

今年运限逢驿马，只为单骑离故乡。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你可听他口中，还在那里胡讲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只管走罢了，听他则甚？”

那苗光义想道：“我周游天下，遍访真主，不道在汴梁遇着。但如今尚非其时，待我再用些工夫，前去访寻好汉，使他待时而动，辅佐兴王，成就这万世不拔之基，得见淳古太平之象，一则完了我奉师命下山的本愿，二则可使那百姓们早早享些福泽，免了干戈锋镝之灾。”主意已定，即便收了相馆，整备云游，按下不题。

单说匡胤等弟兄三人，缓步前行，观看景致。此时正当清明

时候，一路来，但见：

柳绿桃红，共映春光明媚；青尘紫陌，谁闻禁火空斋。木深处杏花村里，何须更指牧童；市集中烟柳皇都，那得趋陪欢伯。闹热街心，虽常接纸灰飞蝴蝶；朔南墓道，却连闻泪血染杜鹃。这是可爱一年寒食节，无花无酒步芳场。

当时弟兄三人，随步闲游，观玩景致，固是赏心乐意，娱目舒怀，十分赞叹。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一座古庙，殿宇巍峨，甚是清静，耳边又闻钟鼓之声。张光远叫道：“大哥，你听那庙里钟鸣鼓响，必是在那里建些道场。俺们何不进去，随喜片时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说得有理！我们走得烦了，且进去歇歇脚儿，吃杯茶解渴解渴，也是好的。”

三人举步进了庙门，把眼一张，乃是一座城隍庙。真是破坏不堪，人烟杳绝，那里见什么功德道场。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座乃是枯庙。你看人影全无，那里有什么功德！我们进来做甚？”罗彦威道：“这又奇了！方才我们在外，明明听得钟鼓之声，怎么进了庙门，一时钟也不鸣，鼓也不响，连人影儿都一个也无？这青天白日，却不作怪么？”张光远道：“是了！常言道‘鬼打鼓’，难道不会撞钟？方才想是那些小鬼儿在此打诨作乐，遇着我们进来，他便回避了，所以不响，也未可知。”匡胤拍手大笑道：“张贤弟向来专会说那趣话儿的，你们猜的都也不是。俺常听见老人家说：‘鼓不打自响，钟不撞自鸣，定有真命天子在此经过。’今日这里，只有你我三人，敢是谁有皇帝的福分不成？”张光远道：“这等说来，大哥必定是个真命天子！”匡胤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适才那个相士说的，大哥有天子的福分。小弟想来，一定无疑。若是大哥做了皇帝，不要忘了我们患难的兄弟，千万挈带做个王子要耍，也见得大哥面上的光彩。”匡胤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同着那相士一般儿胡讲起来？这‘皇帝’两字，非同小可，焉

能轮得着我？你们休得胡言，不思忌讳！”罗彦威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却也论不定的。常言说得好，道是：‘皇帝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。’自从盘古到今，何曾见这皇帝是一家做的？”张光远接口道：“真是定不得的。即如当今朝代去世的皇帝，他是养马的火头军出身，怎么后来立了许多事业，建了许多功绩，一朝发迹，便做起皇帝来。又道：‘寒门产贵子，白户出公卿。’况大哥名门贵族，那里定得？”匡胤道：“果有此事么？”罗彦威道：“那个说谎！我们也不须闲论，今日趁着无事，这真皇帝虽还未做，且妆个假皇帝试试。妆得像的，便算真命。”张光远道：“说得是，我们竟是轮流妆起便了。”匡胤见他说得高兴，也便欢喜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我也不必相让。这里有一匹泥马在此，我们轮流骑坐，看是那个骑在马上，会行动得几步的，才算得真主无疑。”二人道：“大哥所见甚当！”正是：

沿江撒下钩和线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

当下匡胤说道：“我们先从幼的骑起，竟是罗兄弟先骑，次后张兄弟，末后便是愚兄。”罗彦威闻言，不胜欢喜，口中说了一声“领命”，即便拾了一根树枝儿，走将过去，卷袖撩衣，奋身上马，叫一声：“二位兄长，小弟占先，有罪了！”即忙举起树枝儿，把那泥马的后股上尽力一鞭，喝道“快走！”那马那里得动？彦威连打几下，依然不动，心下十分焦躁，一时脸涨通红，即便骂道：“攘刀子的瘟畜生！我皇帝骑在你身上，也该走动走动，怎么的只是呆呆地立着？”便把两只脚在马肚子上乱踢，只磕得那泥屑倾落下来，莫想分毫移动。张光远在旁大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没福做皇帝，也就罢了，怎的狠命儿把马乱踢，强要他走？须待我来骑个模样儿与你瞧瞧。”彦威自觉无趣，只得走了下来。

张光远上前，用手扳住了马脖子，窜将上去，把马屁股上拍了两掌，那马安然不动。心下也是懊恼起来，犹恐他二人笑话，只

得把两只脚夹住不放，思量要他移动。谁知夹了半日，竟不相干。使着性子，也就跳了下来。彦威笑道：“你怎的不叫他行动一遭？也如我一般的空坐一回，没情没绪，像甚模样？”光远道：“俺与你弟兄两个，都没有皇帝的福分，让与大哥做了罢！”

匡胤道：“二位贤弟都已骑过；如今待愚兄上去试试。”说罢，举一步上前来，把马细看一遍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好一匹赤兔龙驹，只是少了一口气！”遂左手搭着马鬃，右手按着马鞍，将要上马，先是暗暗的祝道：“苍天在上，弟子赵匡胤，日后若果有天子之分，此马骑上就行；若无天子之分，此马端然不动！”祝毕，早已惊动了庙内神明。那城隍、土地听知匡胤要骑泥马，都在两旁伺候。看见匡胤上了马，即忙令四个小鬼扛抬马脚，一对判官扯拽缰绳，城隍上前坠镫，土地随后加鞭，暗里施展。却好匡胤把树枝儿打了三鞭，只见前后鬃尾有些摇动。罗彦威拍手大笑道：“原来大哥有福，你看那马动起来了！”匡胤也是欢喜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这马略略的摇动些儿何足为奇，待愚兄索性叫他走上几步，与你们看看。”觉得有兴，遂又加上三鞭，那马就腾挪起来，驮了匡胤，出了庙门，往街上乱跑。

那汴梁城内的百姓，倏忽间看见匡胤骑了泥马奔驰，各各惊疑不止，都是三个一块，四个一堆，唧唧啾啾的说道：“青天白日，怎么出了这一个妖怪，把泥马都骑了出来？真个从来未见，亘古奇闻？”一个道：“不知那家的小娃子这等顽皮，若使官府知道了，不当稳便，只怕还要带累他的父母受累哩！”一个认得的道：“列位不必胡猜乱讲，也不消与他担这惊忧。这个孩子，也不是个没根基的，他父亲乃是赵弘殷老爷，现做着御前都指挥之职。他恃着父亲的官势，凭你风火都不怕的，你们指说他则甚？”内中就有几个游手好闲的人，听了这番言语，即便一齐挤在马后，胡吵乱闹，做势声张。光远见势头不好，忙上前道：“大哥，不要作耍了。

你看众人这般声势，大是不便。倘若弄出事来，如何抵当？你快些交还了马，我们二人先回，在家等候。”匡胤道：“贤弟言之有理，你们先回，俺即就来。”光远二人竟自去了。

匡胤遂把泥马加上数鞭，那马四蹄一纵，一个蹶头，返身复跑到庙内，归于原所。匡胤下马看时，只见泥马身上汗如雨点，淋漓不止，心内甚觉希奇。即时转身离庙，回到府中不题。

却说那些看的人民，纷纷议论，只说个不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正是：

好事不出门，奇事传千里。

这件事传到了五城兵马司的耳边，十分惊骇，说道：“怎的赵弘殷家教不严，纵子为非，作此怪异不经之事？妖言惑众，论例该斩！况此事系众目所睹，岂同小可？我为巡城之职，理宜奏闻。若为朋友之情，匿而不奏，这知情不举的罪名，亦所不免。我宁可得罪于友，不可得罪于君！”遂即合齐同等官僚，议成本章，单候明日五更，面奏其事。

只因这一奏，有分教：

督藩堂上，新添了龙潜凤逸的配军；行院门中，得遇那软玉温香的知己。正是：人间祸福惟天判，暗里排为不自由。毕竟汉主听奏，怎生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配大名窦公款洽 游行院韩妓殷勤

词曰：

恩谴配他乡，斜倚征鞍心折。花谢水流无歇，幸有章台接。可人何必赘清吟，只要情相合。萍踪遇此缘，回首天涯欲别。

右调《好事近》

话说巡城兵马司闻了匡胤戏骑泥马之事，一时不敢隐瞒，遂即连夜修成本章。至次日清晨，隐帝设坐早朝，但见：

画鼓声连玉磬，金钟款撞幽喧。静鞭三下报金銮，文武一齐上殿。个个扬尘舞蹈，君王免礼传宣。从来上古到如今，每日清晨朝典。

文武既集，有当驾官传宣，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班。”道言未了，只见左班中闪出一官，俯伏金阶，口称：“万岁！臣御史周凯，有事渎奏！”隐帝道：“卿有何事，可即奏来！”周凯道：“臣有本章，上达天听。”遂将本呈上。当殿官接本，展开龙案之上。隐帝举目观看，上写道：

臣闻圣人不语怪，国家有常经。语怪，则民志易淆；经正，则民心不乱。一其章程，严其典则，非矫制也。盖所以检束乎民心，而安定夫民志者也。伏见都指挥赵弘殷之子匡

胤，年已及壮，习尚未端。昨于通衢道上，有戏骑泥马一事。臣窃谓事虽弄假，势必成真。况乎一人倡乱，众其和之，积而久焉，其祸曷可胜言？将见安者不安，而定者无定矣！臣职守司城，分专巡视，睹此怪异不经之事，理合奏明。伏惟陛下乾刚独断，握法公行，勘决怪乱之一人，以警后来之妄举。则庶乎民志得安，民心克定，而一道同风之盛，复见于今矣！臣不胜激切上奏。

隐帝看罢，便问两班文武道：“据周凯所奏，赵弘殷之子赵匡胤，戏骑泥马，惑乱人心，卿等公议，该问何罪？”众臣奏道：“臣等愚昧，不敢定夺。但以妖言惑众而论，依律该问典刑。伏惟陛下圣裁。”隐帝听奏，想了一回，道：“论例虽该典刑，姑念功臣之子，宥重拟轻，只问以不合一时行戏，致犯王章，该发大名府充军三年。赵弘殷治家不严，罚俸一载。钦此准行！”弘殷听了此言，大惊不迭，随即请罪谢恩。

当时朝罢回家，独坐厅上，怒气无伸，犹如青天里降下霹雳一般，十分暴怒，道：“气杀吾也！快把香孩儿拿来！”回身走至夫人房中，骂道：“都是你这老不贤，养这祸根，终日纵他性子，任他东闯西走，惹祸遭非。如今弄出事来了！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为着何事这等大怒，嗔怪妾身？”赵弘殷便把这事情细细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似这样的畜生，玷辱门风，要他何用？快叫这畜生出来，待我一顿板子打死了，免得日后再累我费气！”夫人听罢，双目泪流，上前相劝。弘殷道：“你也不必烦恼，这都是畜生自作自受，该处折磨。如今我也不管，任他历些艰难，吃些苦楚，只算得磨磨性子，也是好的。”夫人道：“但孩儿从小娇养惯的，那里受得这般苦楚！相公若不区处，叫妾身怎的放心得下。”说罢，又是哽哽咽咽的哭将起来。那赵弘殷听了，不觉情关天性，势迫恩勤，睹此光景，未免动了不忍之心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罢了！罢了！我也别无

区处。但你既是放心不下，那大名府的总兵，是我年侄。待我与他一封书，叫他在那里照管一二，庶几无事。只是好了这畜生，不知甘苦。”那夫人听了此言，方才住哭，遂叫：“安童，把大爷请出来。”安童答应。去不多时，匡胤已至厅上，见礼了父母，侍立在旁。

赵弘殷道：“你这不成器的畜生，干得好事！”匡胤道：“孩儿不曾干什么事！”弘殷喝道：“你还要嘴强！你在城隍庙骑得好泥马，放得好辮头！如今被巡城御史面奏朝廷，将你问斩，幸亏圣上宽宥，赦了死罪，只发配大名府充军三年。又累我罚俸一载。你这畜生，闯出这样祸来，还说不曾干么？”匡胤听了此言，只气得三尸暴跳，七窍烟腾，叫声：“无道昏君！我又不谋反叛逆，又不作歹为非，怎么把我充军起来？我断断不去，怕他怎的！”弘殷喝住道：“畜生！还要口硬！这是法度当然，谁敢违拗？你岂不知‘王子犯法，与民同罪’？你自己犯了法，怎么骂起圣上来？况且朝廷赦重拟轻，乃是十分的恩典，死中得活，法外施仁，你还不知感激，反在此狂悖么！快些收拾起行，不许担搁。那大名府的总兵，是我年侄，你去自然照顾你的。”

正说之间，家将进来禀道：“有本府起了批文，发拨两名长解，已在外厅，伺候公子起行，老爷作速发付。”弘殷遂命收拾起身。登时修下了书札，把行李包裹停当，差了两个管家跟随伏侍。匡胤无可奈何，只得上前拜辞了父母并兄弟，又别了妻子。那老夫人分付道：“我儿！你此去路上，凡事要小心谨慎，不可如在家一般，由着自己性子。须要敛迹，方使我在家安心无虑。”匡胤道：“母亲不必忧心，孩儿因一时戏耍，造此事端，致累二亲惊恐，不肖之罪，万分莫赎。又蒙母亲分付，孩儿安敢不依！”说罢，彼此俱各下泪，正是：

世上万般悲苦事，无过死别与生离。

当下匡胤别了父母，带了二名管家，含泪出门，和着解差上路。五口儿一齐行走，正出城来，远远的望见张光远、罗彦威二人在那里伺候。匡胤走近前去见了礼，道：“二位贤弟，在此何干？”张光远道：“闻得大哥遭此恩谴，小弟不胜抱歉。因思此事，原系俺弟兄三人同做，弄出事来，单教大哥一人前去受苦。小弟等无法可施，只得薄治一小东儿，借前面酒店内，饯行三杯，以壮行色。”匡胤道：“这是愚兄的月令低微，与二位贤弟何干？既蒙过费，当得领情。”遂即同至酒店中来，管家在外等候，单和解差一共儿五口坐下。酒保拿上酒来，复又排齐了几品肴馔。彼此觥筹交错了一会，光远开言说道：“小弟有一言奉告，今日兄长不幸，遭配大名，第一切须戒性，那里不比得汴梁，有人接应。须当万般收敛，少要生非为嘱。”匡胤笑道：“兄弟，你怎么这般胆怯？男儿志在四方，那里分得彼此？我此去，无事则休，倘若有人犯我，管教他一家儿头脑都痛，方显得大丈夫的行踪，不似那怕事的儒夫俗子，守株待兔！”说罢就要拜别。张、罗二人不好相留，只得把匡胤等三人送出酒店，道：“大哥，前途保重！”匡胤道：“不必二位嘱咐。”两边竟拱手而别，有诗为证：

茅舍谈心共诉衷，临歧分袂各西东。

知君此去行藏事，尽在殷勤数语中。

不说张、罗二人归家，单说匡胤出了酒店，带了管家，和着解差，五人望天雄大道而来。一路上免不得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。行走之间，不觉早到了大名府，寻下客店安歇。至次日清晨，匡胤先差两个管家到那帅府投书。

原来那威镇大名府的总兵官，姓窦名溶，乃是赵弘殷的年侄。他这日正在私衙闲坐，忽接着赵府的家书，拆开看了一遍，心下踌躇道：“我闻得赵匡胤平生好生祸事，今日犯了罪，充军到我这里，怎的待他方好？论起充军规例，必须使他贱役，庶于国法无